

安睡方式

帝國邊境，斯靈山脈。

貝雷絲帶領灰狼騎士團駐紮在主峰，準備兩天後再次進攻黑氣濃烈的無名洞窟。

上個月，經她親自訓練的邊境騎士，成功打退毀滅數個村莊的屍鬼、巫妖和亡靈軍團，並追溯到藏身洞窟的原始召喚者——一名暗騎士。

雙方在洞窟裡交戰，暗騎士寡不敵眾，敗給憤怒的騎士們，臨死前對手中「阿薩勒之槍」施展技能「靈魂獻祭」，以自身靈魂和大量收集的人類血肉為代價召喚「魔神阿薩勒」。

召喚不該成功，但千年前遭到封印沉睡的阿薩勒不知何時甦醒，正饑腸轆轆，馬上回應信徒，吞下靈魂和血肉，掙脫了一道封印。

祂身上還有九道封印，全數撞破便會重現人世。

究竟是誰找到魔槍交予暗騎士作亂，又是誰事先弄醒魔神，等著人類獻祭？

帝國宮廷和光明神殿火速展開調查，分別派出軍隊和騎士團前來援助。

遠水救不了近火，第二道封印眼見也要破了，屆時魔神之力又會大幅增漲。

邊境領主連忙拜託來自帝都的聖騎士，在兩軍抵達前盡可能先減緩劣勢。

魔神現身後，黑暗生物蜂湧再現，貝雷絲帶著灰狼騎士團一路清剿，殺上斯靈山脈。

進入洞窟深處，帶幾名勇士試探了一下。

身上纏有封印的魔神還沒恢復實力，目前十分虛弱，但唯有神聖武器能對祂造成傷害。

灰狼騎士團暫時撤回山腰，趕在魔神突破第二道封印前重新整頓，準備再次進攻。

「打擾了，貝雷絲大人。」

夜晚，灰狼騎士團駐地。

貝雷絲在指揮官帳篷中獨自模擬戰事時，一名衛兵掀開簾帳，打斷了她的思考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從地圖中抬頭，順手握住腰間魔法劍。

「您有訪客……」

「說過了，我們是援軍！」

艾黛爾賈特威風凜凜地踏進帳篷，貝雷絲愕然掃視她渾身浴血的模樣，倏地起身走近她。

「妳有受傷嗎？」

貝雷絲面無表情地站在她身前，邊問邊伸手檢查，語氣平淡，態度卻十分緊張。

「嗯？沒有啊……」

山路險峻狹窄，充斥黑色魔氣，馬匹不敢靠近，艾黛爾賈特帶著部下徒步上山，一路朝騎士團營地直奔，路上見魔物就殺，這時順著貝雷絲的目光低下頭，猛然吃了一驚。

「我身上好髒!？」

貝雷絲啞然失笑，脫下騎士外套覆到艾黛爾賈特背後，轉眸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衛兵，後者立刻識相地退出帳外。

「冷不冷？」

貝雷絲伸手撥掉落在艾黛爾賈特髮絲之間的雪花，雙手捧住她蒼白冰涼的臉頰。

「路上蠻冷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還以為她會先問其他問題，呆然回答後，被貝雷絲擁入懷裡，埋進溫暖好聞的胸前，呼呼地笑了起來。

「現在不會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緩緩收束雙臂，憐惜地擁緊一直放不下心的伴侶。

明知艾黛爾賈特留在帝都安全無虞，貝雷絲還是經常想她。

想她會不會按時吃飯睡覺，想她有沒有常保心情愉快。

騎士團營地設有禁魔結界，無法用傳送術返回帝都偷看艾黛爾賈特一眼，即使可以，貝雷絲工作中也不會那麼做。

但心中常常浮現「希望她就在身邊」的念頭，實在無法控制。

今晚也是，貝雷絲思考完正事，盯著地圖發呆，正想著不知何時能見到她，她就出現了。

貝雷絲請事務官為其他人安排洗浴和食宿後，親手提來熱水和浴桶，在自己帳中仔細幫艾黛爾賈特清洗身體和頭髮，替她換上乾淨衣物。

不久，帳內漫起一陣醇香，全身暖呼呼的艾黛爾賈特捧著貝雷絲沖泡的熱牛奶巧芙，坐在椅子上小小啜飲。

「我們是一路循著騎士團的痕跡找過來的。」

魔神現世的消息隱密傳到帝都，回收「阿薩勒之槍」是古文物管理廳份內工作，艾黛爾賈特立刻帶著部下出行。

「我剛才進來前問了衛兵，妳已經跟『阿薩勒』打過交道了？」

「嗯，普通的武器和魔法都傷不了祂。」

貝雷絲溫柔地看著十分擅長探聽情報的艾黛爾賈特。

「要用神聖武器或白魔法，但祂傷口復原速度很快，還很擅長操控魔法使用者的精神。」

「透過魔力管道回溯入侵嗎？難怪你們要設置禁魔結界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思索邊喝完熱牛奶巧芙，抬頭一笑，順手將柔順棕髮往肩後一撥。

「後天的進軍，也算我們古文物管理廳一份吧？」

貝雷絲將注意力從她美麗的手指和髮絲轉回那對自信滿滿的紫眸，點了點頭。

「我正想借用妳和賽羅司之劍的力量。」

「哎呀，是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慢慢悠悠放下空杯，起身走到桌後坐姿端正的貝雷絲側面，緩緩俯身挨近。

「那妳有沒有……想我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看見我來，安不安心？」

「……安心。」

獨特而熟悉的甜蜜香氣飄過面前，貝雷絲心中一陣悸動。

她轉頭望著近在咫尺的艾黛爾賈特，聽見自己心跳越來越大聲。

為了抑制不是時候的衝動，雙手悄悄握緊椅子的扶手。

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撫上貝雷絲滲出細汗的手背，壓低身子，側耳貼上她左胸。

「嗯，妳可真是異於常人呢，安心的時候，心跳這麼劇烈。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呼吸驟停，盯著她泡過熱水後泛著薄紅的白皙頸項，努力吞下一口咬上去的衝動。

艾黛爾賈特清楚聽見她的吞嚥聲，壞笑著抬起頭。

「老師，妳不想抱我嗎？」

貝雷絲望了一眼簾帳，兩人現在說話的音量不至於傳出去，不過如果換成高叫……

「想，但是現在不適合。」

她想獨佔艾黛爾賈特可愛的叫聲，準備進一步道出這原因時，艾黛爾賈特故意捂住她的嘴，明白地點了點頭。

「嗯嗯，我知道，循規蹈矩的聖騎士大人有公務在身，不能耽溺私情。放心，我有個全世界最棒的老師，她把我從小教得很好，絕對不會讓您為難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明知貝雷絲的考量，偏要假裝誤解，邊說邊一件件脫下貝雷絲剛才為她穿上的衣褲，露出僅著內著的身體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不記得自己有教她這種事，抓緊扶手，感覺處境越來越危險，卻不敢妄自行動。

她無助地正襟危坐，定定望著脫掉外衣後更佔優勢的艾黛爾賈特，

「偶爾重溫過去的時光也不錯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輕一笑，側身坐到貝雷絲大腿上，右手環在貝雷絲頸後，左手挑起她下巴，好整以暇地欣賞她不知所措的面容。

「妳總是這麼美啊，我的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讚嘆一聲，左手撫上她臉頰，拇指指腹輕輕刷過她的唇瓣，湊近吻了吻。

「好軟的嘴唇，看起來很無害，怎麼能老是吸得我舒服到不行呢？」

話音落下，貝雷絲雙頰顯而易見地紅了起來，不知是害羞或興奮。

艾黛爾賈特邊撫摸貝雷絲光滑微熱的臉頰，邊悄悄挪動臀部調整坐姿，故意要讓自己從她腿邊滑落，而貝雷絲在事情發生前一刻伸出左手，及時托住了她的臀部。

「艾爾，妳實現了我的心願……」

貝雷絲終於出聲，看著她的目光灼熱又溫柔，彷彿每分每秒都在訴說愛意。

「我一直都好想見妳，謝謝妳主動過來我身邊。」

貝雷絲邊說邊笑，彷彿被她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，神清氣爽的笑容，有點孩子氣。

艾黛爾賈特看得面紅耳赤，隨即感覺老師左手滑到自己腰間來回撫摸。

艾黛爾賈特被摸得很癢，呵呵笑了幾聲，問：「妳不繼續假正經了嗎？」

「要。」貝雷絲一本正經地愛撫她，右手也加入戰局。「沒有打算停。」

「嗯……拿妳沒辦法。」

艾黛爾賈特也十分喜歡老師假正經的樣子，軟綿綿攀抱住她，扭著身子迎合，用體溫傳遞想要被抱的心情，主動吻進貝雷絲的頸間。

「……我愛妳……」

宛如進行交換愛意的重要儀式，艾黛爾賈特一下接一下，虔誠地親吻貝雷絲，反覆傾訴「喜歡妳」、「愛妳」，將自己當作祭品，獻給她用生命信奉的唯一女神。

這副身體，無時不刻渴望被老師碰觸與佔有，每一次心跳，每一口呼吸，都是為了貝雷絲·艾斯納存在——打從如願以償的初夜後，艾黛爾賈特驚人的念頭就再也無法停止了。

皇女性格固執，而且一向說到做到，如剛才所言，她確實沒讓貝雷絲為難。

簾帳不隔音，她舒服到快忍不住時，張口緊咬貝雷絲肩膀、雙手猛抓她背部發洩。

讓指揮官帳篷內只剩下曖昧水聲，輕響之間流淌著刻意壓低的喘息和愛語。

入夜後，負責巡邏的騎士們看到以往作息正常的指揮官，破天荒地半夜沒睡，跑出來燒熱水帶回帳篷，都感到非常納悶。

「妳一個人在帝都生活，有沒有遇到什麼事？」

清理完畢，貝雷絲躺在睡覺用的氈毯上，凝視以她左臂為枕的艾黛爾賈特，溫柔地問道。

「沒遇到什麼特別的事，母妃和大家都很好，一切如常運作，只有我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躺在貝雷絲懷裡，慢慢地呼吸，享受數日前還貼在貝雷絲枕前小心嗅聞、憂心越聞越淡的柔和香氣。

「書不好看，點心不好吃，我愛喝的紅茶也不好喝——妳不在，什麼都變得索然無味。」

「……」

聽了她的話，貝雷絲豁然開朗，終於明白這陣子心中「少了什麼」的空洞感是源自何處。
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

貝雷絲抱緊她，輕輕笑了起來。

那笑聲中有佩服、有恍悟、有歡愉、有滿足，最後全數交織為一股純粹而熾烈的情意。

「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艾黛爾賈特最喜歡聽這個，貝雷絲抱著她柔聲表白，用各式各樣的愛語哄到她睡著。

晚安。

貝雷絲凝視著她幸福的睡容，揣想兩日後她加入戰局的變化，又添上幾分勝利的自信。

帳外，狂雪亂舞，寒氣凜冽，溫度越降越低。

貝雷絲微笑聆聽夜風呼嘯，貼身守護心愛之人，閉上眼睛，放心地入睡了。